

Puxijin
Wenji

普希金文集



2

不久前的一個夜晚，
一輪澄澈的明月巡遊在迷幻的藍天，
我看見：一個姑娘靜然地坐在窗前，她懷着隱晦的恐懼，

在月光下踱步的小路，心裏忐忑不安。

「你在這兒，」

「誰呢？」

「誰呢？」

「誰呢？」

「誰呢？」

依生在地推開了窗簾。

P U X I J I

普希金文集

2



不久前的一番夜谈，一瓣凄清的明月巡遊在迷芒的蒼天，
我看見，一樹枌樹默默地坐在窗前，她懷戀她的歌聲在昏月下塵塵的小路，心弦忘卻不絕。

……胸脯已推開了窗扉，伏生在地推開了窗扉……
……一雙雙的，一雙雙的，一雙雙的，一雙雙的，一雙雙的……

目 录

高加索的俘虏.....	查良铮	译(1)
巴奇萨拉的喷泉	查良铮	译(37)
波尔塔瓦	查良铮	译(63)
青铜骑士.....	查良铮	译(133)
茨 冈.....	瞿秋白	译(157)
石 客.....	耿济之	译(191)
波里斯·戈都诺夫.....	林 陵	译(221)
新 郎.....	葛崇岳	译(279)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刘湛秋	译(289)
神父和他的雇工巴尔达的故事.....	刘湛秋	译(299)
关于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光荣而勇猛的 骑士公爵格维顿·萨尔坦诺维奇和 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	刘湛秋	译(309)

高加索的俘虏

(1820—1821)

查良铮 译

献 辞

——给 H·H·拉耶夫斯基^①

请你笑纳吧，我的朋友，
这自由的缪斯的赠与：
我献给你的是流亡的琴弦的歌
和我的灵感的游戏。
这一向，我郁郁地忍受无故的中伤，
从四面八方，我听到人们的窃窃私议，
无论是背信小人的冷箭
还是爱情的沉重的梦幻，
都使我痛苦而又麻痹；
但只有靠近你，我才得到一些慰藉。
我们彼此敬爱——我从心里感到安恬：
我头上的风暴在这里失去了威严，
在你平静的港湾里，我感谢上帝。

① H·H·拉耶夫斯基的父亲是俄国在对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将领。普希金和他们一家人的结识，给自己在高加索的流放岁月添了不少乐趣。——译者注。

在我们别离的日子里，
我对你的悒郁的怀念
常常使我想起高加索，
想起那伯式突^① 高峰，阴沉而又庄严，
像巨人，五个峰峦俯瞰着村落和农田，
 哦，我的新的帕纳斯山！^②
我怎能忘记那嶙峋峻峭的山顶，
那淙鸣的泉水，荒芜的平原，
那炎热的荒漠和处处的胜景，
那引起我们年青的心灵共鸣的地方？
我怎能忘记深山中的强盗，快速，骁勇，
 和那潜迹于蛮荒之中的
 诗歌的不羁的精灵？
在这首诗里，你也许找到，
我们怀恋的往日的遗痕：
 那冲激回荡的热情，
 你所熟悉思想和苦痛，
 和我的灵魂深处的声音。
在生活的道上，我们走着不同的路程：
你刚刚在静谧的胸怀里含苞待放，
便随着英雄的父亲直赴血染的沙场，
英俊的青年呵，你傲然在敌人的弹雨里飞奔！
祖国在慈爱地拥抱你：为了祖国
你牺牲了一切，你是希望的忠实的花朵。

① 伯式突，高加索山名，距乔治叶夫斯克四十俄里。我国历史上之名山。——普希金注。

② 帕纳斯山，在希腊，希腊神话中传为缪斯(诗神)居住的山。——译者注。

而我，很早便尝到忧患，不断受着迫害，
我作了诽谤和愚蠢的报复的祭品；
但是，我的心却为自由和忍耐所坚定：
 我坦然遥望美好的未来，
 而暂时，朋友们的快乐
 也可以宽慰我的胸怀。

第 一 部

在山村里，几个车尔吉斯^①
闲暇无事，坐在门槛谈天。
这些高加索的英雄好汉
谈着打仗和冒险的经历，
谈着他们英俊的马儿，
和男儿的豪迈的乐趣。
他们想起以前的岁月
多少次的所向无敌，
多少官员的狡猾欺骗；
他们提到准确的射击，
和自己的无情的钢刀
村落烧成灰，和被俘的
黑眼睛少女的温柔和爱娇。

人们在安静中闲谈，
月光在夜雾里荡漾；
忽然，一个车尔吉斯青年

① 车尔吉斯是高加索西北部深山中的民族。——译者注。

骑马飞奔而来，用绳索
拖来一个年轻的俘虏。
这强盗喊着：“一个俄国人！”
全村听见了，迎着喊叫
立刻聚起来愤怒的人群；
但是俘虏满头带着伤，
却冷冷地不作一声，
像死尸似的，动也不动。
他看不见敌人们的脸，
也不去管叫骂的汹涌，
是死亡的梦在头上盘旋，
飘散着阵阵腐蚀的阴冷。

年轻的俘虏由于伤痛
昏迷无知地躺了很久，
直到正午，头上的太阳
给他烧着快乐的光芒，
他的生命才开始苏醒，
嘴边发出微弱的呻吟。
俘虏被阳光烤得很热，
轻轻抬起身子，向四面
疲弱无力地望了一眼……
他看见层峦叠嶂的山峰
高不可攀，压在他头顶：
这是盗匪世代的巢穴，
车尔吉斯的自由乐园。
回忆这次被俘，他感觉
好像是恶梦的一场虚惊，

而突然，他听见脚前
响着镣铐丁当的声音……
这可怕的响声说明了一切。
他眼前突然一片昏黑，
呵，神圣的自由，从此告别！
他成了奴隶。
他躺在小屋后面，
在一道荆棘篱墙的旁边。
没有人看守，人都在田里了，
小小的山村异常寂寥。
他眼前展开了广阔的原野，
像是一幅绿色的帷幔；
一座座的山峰，同一个式样，
绵延不断地向前伸展，
在层峦里，一条幽僻小径
弯弯曲曲没入迷离的远方。
他看着：年轻的心里
不禁涌起沉郁的思想……
这条山路通到俄罗斯；
在那儿，他是多么兴高采烈
开始了自己火热的青春；
他初次尝到了人生的喜悦，
他爱过那么多可爱的人，
也拥抱过难忍的苦痛；
他过去的生活好像一场风暴，
把希望，情欲，快乐，都给摧残；
现在，在他枯竭的心里，
只剩下了美好的往日的怀念。

他认识了世界和人类，
也看出了生活的虚伪。
朋友的心里暗藏着冷箭，
爱情完全是愚蠢的梦幻，
他早已厌倦了随世浮沉
去为不屑的浮华牺牲，
去听那头脑单纯的毁谤，
或者口是心非的阿谀；
他宁愿隐退，离开故土，
把自己寄托在自然怀中，
去追随欢乐的精灵——自由，
向着遥远的边疆飞奔。

呵，自由！即使在这荒漠里，
他还是只有把你寻找。
他的热情已为苦难所代替，
诗意的幻想也不再缭绕；
现在，能让他倾心聆听的，
只有你的激励的高歌：
他正以热烈、诚挚的祈祷
膜拜在你的高傲的神座。

完了……他看不见任何东西
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
就连你，残留的梦想呵，
连你也躲去；他是个奴隶。
他垂着头，俯在大石上，

只等悲惨的生命的火焰
和黄昏的彩霞一起暗淡。
现在，只有坟墓是他的愿望。
夕阳已经没入山中，
远方响着嘈杂的闹声。
田里的人们开始回来了，
他们带着明晃的镰刀
走到村里。家家点起灯，
渐渐地，闹声变为沉静。
一切都沉入夜色里，
山村复归于恬适、安宁。
只有远处，山中的涧水
急流而下，在石上闪着光辉；
高加索的沉睡的峰顶
已经覆盖着一层云雾……
但这时，正当夜深人静，
是谁在月光的银辉下，
悄悄走来，轻敲着屋门？
俘虏醒来时，看见对面
一个年轻的车尔吉斯女郎，
无言地，温柔地站在眼前。
他默默望着她，心里想：
这一定是个不真实的梦，
是疲劳的心绪对我的捉弄。
女郎披着一角月光，
漾起怜悯、安慰的笑容，
屈着双膝，用手轻轻地
把清凉的马乳送到他嘴唇。

但他已经忘了去吸食
这美好的饮料，他的灵魂
正在吸取少女的顾盼，
和她的姣好妩媚的声音。
他虽然不懂异邦的语言，
但那亲切的目光，那红晕，
那温柔的音调却在说：
“活吧！”俘虏立刻振作起精神。

他听从了多情的旨意，
用所有的力气，抬起身，
以这充盈情意的杯子
灌溉了他那饥渴的心灵。
喝完以后，他沉重的头
又倒在石上，他的眼睛
虽然无光，却不断地看望
这年轻的车尔吉斯女郎。
而她很久地，很久地，
坐在他身旁，沉思不响。
她像是要用同情的沉默
来安慰俘虏；每过一刻
她不自觉地张开嘴唇
想说什么，却又无法讲说。
她不由得叹息，不只一次
泪水充盈在她的眼里。

日子像浮影似的掠去。
带着镣铐，山中的俘虏
伴着牛马一天天度过。

山洞里异常阴湿、凉爽，
 使他忘了盛夏的炎热；
 每当皎洁的一弯新月
 从阴郁的山峰后升起，
 车尔吉斯少女就从幽暗的
 小道，来到俘虏的住处，
 她带着酒、马乳^①、雪白的黍米，
 和从蜂房取出的芬芳的蜜。
 她和他分享这秘密的晚餐，
 她用柔情的目光安慰他；
 他们半用彼此不通的语言，
 半用眼睛和手势谈话。
 她给他唱了不少山歌，
 唱着幸福的格鲁吉亚^②，
 同时她把异方的言语
 说出来，印给不耐的记忆。
 这是第一次，少女的心灵
 感到幸福，感到爱情，
 然而这俄罗斯的青年
 却早已对生活感到厌倦。
 呵，他怎能以全心回答
 少女的坦率的爱情？——

① 是马乳做成，亚洲一般山居民族和游牧民族所常用的一种饮料。其味甘美而又滋补身体。——普希金注。

② 格鲁吉亚的良好气候不能补救这一片美丽邦土上经常遭受的贫困。格鲁吉亚的歌曲大都沉痛动人。它们歌颂高加索的军事的暂时胜利以及俄国英雄巴库宁和齐加诺夫之死，歌颂反叛、残杀，有时也歌颂爱情和欢乐。——普希金注。

也许，他害怕重新提起
那久已遗忘的缱绻的梦。

我们的青春不会突然凋谢，
热情也不会突然变冷，
不只一次，意外的欢乐
也能充满我们的心胸：
但只有你，新鲜的感应，
只有你，初次的爱情，
你呵，圣洁的欢乐的火焰，
你却一去而不复返！

这失去了希望的俘虏
好像已安于苦寂的生活。
囚禁的烦恼，冲激的热情，
都被他深深埋在心中。
他时常在清凉的早上
漫步于阴郁的山岩之间，
他的眼睛随处浏览。
他常常注视着远方的
灰色，红色，蓝色的峰峦。
这一幅景色多么庄严！
皑白的峰顶是积雪的
永恒的宝座，屹然不动，
像一列白云凝固在天边，
而群山中的那座高峰：

埃里布斯^①，那庄严的巨人，
头上闪着冰雪的冠冕
以双峰伸向蔚蓝的天空。
有时候，暴风雨还没有来临，
它的前奏——振耳的霹雳
已在群山里反复轰鸣，
他坐在高山上，动也不动！
他看着脚下的乌云弥漫，
草原上飞腾着飘忽的烟雾，
惊慌的牡鹿到处逃窜
寻找可以躲避的山岩；
巨鹰也从峭壁上飞起，
在天空中呼应盘旋；
马群的喧扰，牛羊的鸣叫，
都已没入这一场风暴。
而骤然，从乌云里，雨点
和冰雹，穿过闪电向下倾落；
雨水在谷里汇成急流，
巨浪冲激着悬崖和高坡，
将古老的岩石一起卷走——
这时候，山顶上的俘虏
站在隆隆的乌云上面，
独自等待太阳的回转；
呵，处身在雷雨的侵袭之外，
他怀着多么愉快的心情
倾听雷雨的无力的吼声。

① 高加索群山的最高峰。——译者注。